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柳非煙 第十六章 又是個突來之客

穆西兒開船自去，逖生進得園門，也無心賞玩景物，轉彎抹角，尋到那所幽僻的院子裡面，卻並沒一些人影。獨自呆等到晚，心想：「位明竟不到來，我終不在此寤宿，我自前月出來，不曾家去，我哥子定是擔憂，我如今不如回到家裡，將此事告知兄長，請他派人替我去訪尋非煙，豈不很好？」想到這裡，倒反懊悔不應在太湖裡耽誤半月光陰，便在身邊掏出一支鉛筆，向粉牆上寫道：逖如約到此，不見足下，茲已返舍。倘示消息，住址請問穆西兒。

七月廿四日

寫畢，便匆匆走出園門，忽被一人撞個滿懷，幾乎跌倒。正待發作，只聽那人道：「你不是施逖生麼？」

逖生仔細看見，那人短頸縮項，深目勾鼻，狀貌甚是可怖，一些兒也不認識。心想必是陸位明又變了相，因低聲道：「你敢是陸君麼？」

那人笑道：「不錯，我姓陸。」

逖生道：「非煙如何了？」

那人道：「我正為非煙的事來，有人在那裡等你，你隨我去一走。」

逖生便欣然同走。不上五六十步路，到了一所古廟，進得廟門，那人便移過個石礅子，把門反拄了，便領逖生繞過佛座。只見裡面黑暗暗的一條長弄，愈走愈暗，竟迷了所在。心中估量是天已晚了，因道：「怎麼不點個火？」

裡面聽見，早有人問道：「來了麼？」

逖生正待接應，背後那人早已答道：「來了。」

裡面的道：「問他過麼？」背後的道：「不曾呢。」

裡面的道：「就這裡問罷。」

逖生摸不著頭腦，忽被背後的一人將他兩手反接了轉去，握的怪痛，問道：「施逖生，你把柳非煙藏在那裡？你快講實話。」

逖生大吃一驚，方知是中了奸計，要待掙扎，兩手早被捆住了，眼睜睜的看不見人，因氣憤道：「你們敢是衛默生使來的麼？」

那人道：「我們也犯不著哄你，老實說，是柳婆子請我們來的，你快實說便罷，不則要你性命。」

逖生道：「這個我在蘇州，我如何知道？」

那人道：「無論你在杭州在蘇州，你總知道，只問你要人。我們在你家門首，伺候了半個月了，好容易才今日見到你，你究竟叫什麼人拐了非煙去，你快說，便饒你！」

逖生道：「我委實不知。」

那人道：「你真的不知道？你看看這是什麼地方，可容你講得謊話！」

說著嗤的一聲，裡面一片亮光，早就點上了一盞洋燈。四面一看，都是些泥塑的鬼怪，有幾個又像活的，會動會講話，細看卻是個人，打著鬼臉，惡狠狠的望著自己，身旁站著那人，卻就招呼那幾個鬼怪，抬過一架天平來，待把逖生上刑。

逖生到此，也無可置辯，瞑目待死。忽轉念道：「我不如騙他們一騙，捱過眼前的刑法，再作道理。」因忙道：「慢著慢著，你們真要我死，我也只得講了。」

那人道：「快講，快講，遲一秒鐘便死！」

逖生道：「老實告訴你，他如今藏在太湖裡。」

那人迫問道：「太湖那裡？」

逖生急切扯不出謊，衝口道：「西岸竹林裡面一所樓上。」

那人道：「不謊麼？」

逖生已自說出，懊悔不迭，只得不改口道：「不謊不謊。」

那人道：「既如此，暫屈你在這黑暗地獄，小住幾時，我們取到非煙便罷，不則罪上加罪，管教你死得活不得。」

說畢，把那洋燈拍的吹息，一陣亂足聲，像是都走了出去，砰的一聲，像是關上了門，眼前黑得什麼似的，呼吸也很是不靈。手已被縛，打算要走一步，不道自己的身子，便和一顆樹種在地下一般，移動不得。心裡駭異，把背脊略略捱擦，才知道自己是綁在柱腳上面，恨的怪叫起來。叫了一聲，好像有人答應。再叫一聲，細細聽時，原來是空屋的應聲，知道外面的人，萬聽不見，斬無望救之理，也就只得聽天由命，僵立等著死罷了。